

下雪天 请勿杀人

Uncivil Seasons

种种案情，看似不相关，实则环环相扣，真相逐渐水落石出



MICHAEL MALONE
(美)迈克尔·马隆 著 马爱华 古华 译
王春 审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下雪天请勿杀人

uncivil seasons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马爱华 古华 译

王春 审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雪天请勿杀人 / (美) 马隆著; 马爱华, 古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785-6

I. 下… II. ①马…②马…③古…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7686号

Uncivil Seasons

By Michael Malone

Copyright © 1983, 2001 by Michael Malon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ourcebooks,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9993

下雪天请勿杀人

(美)迈克尔·马隆 著, 马爱华 古华 译, 王春 审译

责任编辑: 吴超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123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2千字

版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5-785-6

定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本书中的人物与事件皆属虚构。故事场景为北卡罗来纳州，书中提及该州某些公共机构及机关，但书中所涉及的人物纯属虚构，若与现实中在世或辞世者姓名雷同，则纯属巧合，非作者故意。

写给贝利·霍夫曼

“围捕普通嫌疑犯”

咱那个梦啊，人们的眼睛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的耳朵从来没有看见过，人们的手也尝不出来是什么味道，人们的舌头也想不出来是什么道理，人们的心也说不出究竟那是怎样的一个梦。咱要叫彼得·昆斯给咱写一首歌儿咏一下这个梦，题目就叫做“博顿的梦”，因为这个梦可没有个底儿，咱要在演完戏之后当着公爵大人的面前唱这个歌——或者更好些，还是等咱死了之后再唱吧。

——尼克·博顿，织工

《仲夏夜之梦》

目 录

1	第一部分 海女的音乐
193	第二部分 博顿的梦想
317	第三部分 季节更替

第一部分
海女的音乐

第一章

一月十七日，星期一

有两类事情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斯顿市镇实属罕见：一是暴风雪，二是凶杀案。自杀倒更符合我们的风格；希尔斯顿是座大学城，参天古树蔽日遮天，人们处处以礼相让。一年之中或许会下一次大雪，风卷着雪花吹过大烟山脚，然后气势汹汹地朝东挺进；这里或许会刮上一阵强风，它蓄势于哈特拉斯角，然后疾扫皮德蒙特地区，打破希尔斯顿人与大自然间和睦的关系；通常，暴风雪还没等赶到这里就没了兴致。可一旦有暴风雪袭来，商人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把摘棉机都收拾到一边，神色犹如过去卡罗来纳州装载烟草和棉花的船只在偷越封锁线时那样紧张兮兮，学校因此停课放假，汽车在马路上溜溜打滑，交通事故接踵而来。

希尔斯顿人也会杀人，但多半仅限于心里想想和嘴上说说而已，少有付诸行动的人。他们乐意继续相信这个小镇太小、又很太平，根本无须重案侦探，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做重案侦探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而这个不得不撩拨他们这根敏感神经的侦探偏偏又是我，这更让希尔斯顿镇丢面子。因为我也是希尔斯顿人，母亲属于希尔斯顿显赫的多拉德家族。自从有了这个小镇，多拉德家族就一直在庇护着它——是他们成就了这个镇子，并用尊严庇护着它，在希尔斯顿城及其所在的皮德蒙特地区、北卡罗来纳州乃至整个国家处处能感到这种毋庸置疑的尊严，这就是多拉德家族的贡献和事业。像我这样在人群中追查杀手，这在希尔斯顿人看来是缺乏家族使命感的。不过大家说得没错，我们这里真没怎么发生过杀人取命的案子。

可现在希尔斯顿出了件麻烦事：克洛里斯·多拉德死了。是上周日发现的，她头骨被砸碎了。死者是我舅父的妻子。

“看这天像是要下雪。”我对劳里·惠茨通夫人说。

“肯定不会，亲爱的。”苏珊，也就是这位劳里·惠茨通夫人说道。

“也许不会吧。”

我站在惠茨通避暑别墅的一间卧室的窗边，身上除了件外套，什么也没穿。这栋别墅隔着一月份那惨淡无光的湖水与对面的松山酒家阴郁地对望着，那是希尔斯顿历史最悠久的酒馆，其光辉历史可追溯至南北战争期间，那时它曾沦为南下的联邦军队的马厩；我的同事都在那里用餐，一小时前苏珊也坐在酒吧的小包间里，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看不出和劳里离婚、将一切毁于一旦有什么意义。她轻轻拨动着嵌在鳄梨果里的虾仁，撩开垂落在晒成棕色脖颈上的金发说：“不，亲爱的，就现在这样更好些。”我和苏珊的秘密恋情已有一年半了，起先我可不同意现在这样更好。但现在我已不再愿让她离开劳里，可她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一点，还是继续拒绝和我远走高飞。假如我直言说她用不着为我担忧，似乎有些过于无礼，尤其当我心里清楚苏珊压根儿就不会为别人担忧。

苏珊的丈夫劳里是卡惠纺织厂（卡德米恩与惠茨通合股建造的）副总裁，这家纺织厂是希尔斯顿最大的企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集纺织与加工为一体的综合企业。劳里一心要把它纳入报纸上习惯称之为“新南方”的高科技领地，尽管这违背元老们的意愿。他整天飞来飞去，今天飞日本，明天又去休斯敦，又疏于让苏珊伴其左右。现在他已在亚特兰大待了两个星期了——不是忙于买东西，就是忙于卖东西。“谁知道他在干吗，我才不管呢。”对此苏珊的口吻是不屑一顾，她才不会去指手画脚，事业发展与她没啥干系。

我站在窗边，苏珊把设计别致的床单和显然是从海特酒店偷来的毛巾塞到洗衣篮里，把米色的格子床单铺到床上，然后把我的短裤扔给了我。她已冲完澡，并穿好了衣服。每次云雨之后她总是这么高效，这让我很沮丧。

“贾斯廷，现在一点半，我得快点儿啦。劳雷尔·范肖告诉我说，如果今天开会我没到场，就会有人要提议把我从这个该死的慈善舞会委员会中弹劾出去，可她不肯告诉我是谁。我打赌肯定是帕蒂，真不敢相信你曾对她那么着迷。她真是个贱人。”

“那时我才十六岁。”我点了根烟说，“你最好快点。”

“你不是应该在两点前回去上班吗？”

“我要去核对克洛里斯所结交的‘社会名流’，你不也是其中一员吗？”我把她的小山羊皮衣拿给她，“是富尔彻队长今天告诉我的。”我模仿着上司烦躁愠怒的样子：“‘没人能在我在任时洗劫多拉德议员的妻子，并让她在自己家里毙命。每个人都给我查，萨维尔，但可别得罪谁。你可以肯定她圈里的人是会把多拉德夫人的银器装箱偷走的，对吧？你知道，我太太也有那样一套银器！高贵的巴洛克。’”我又学着富尔彻样子，从嘴里发出一串“咔嗒”“咔嗒”声。

苏珊说：“滑稽的家伙。我喜欢看你模仿富尔彻，他可真俗。”

“假如他知道你这么想，那一定会沮丧得要死；他朝思暮想要成为‘圈内人士’，像你那样。”

“我不如你那样的‘圈内人士’，小甜心。”她用脚抵住我的裸腿，然后插进洋红色的靴子。“我喜欢你腿上的那块伤疤，”她扯开我的外套把手伸到我的小腿，“我想是这个子弹留下的伤疤让我兴奋。”她走到试衣镜前，边照着镜子边快速穿上了貂皮大衣。“电视上说是个劫匪杀死了克洛里斯，这肯定是我听到过的最耸人听闻的事。”她的手停了下来，手里擎着口红。

我问道：“你曾听说过有谁着实不喜欢克洛里斯吗？”

“行啦！你认为有人蓄意谋杀她？清醒点儿吧，贾斯廷。”她把口红丢进布袋，“再见，我今天和你在一起很愉悦，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打着冷颤，光着脚走进厨房；厨房和别墅里其他屋子一样冬天都派不上用场，整个屋子弥漫着厚重的陈腐味，餐桌和灶台上仍堆着去年夏天用的东西：白色航海包、“傲夫”牌易拉罐、黑色脚蹼和羽毛球。我早把带过来的丹尼尔威士忌酒放到空荡荡的冰箱里，现在准备喝今天的第四杯，我倒满酒后拿着酒杯来到有屏风的门廊，眼睛掠过松山湖眺向远方。椭圆形的松山湖湖面黝黑，四边是遮蔽的小海湾，希尔斯顿人夏天就会来到小海湾附近的老式别墅里度假。罗厄尔·多拉德的避暑别墅就在对面，就在成排的常青树后面的某个地方。我小时候常常很不情愿地被带去和那家的女孩子们一起玩耍，她们的母亲恰是我奉命调查谋杀案所牵涉到的这位女士。

我小时候，大家都把那栋别墅叫埃姆斯别墅，因那时克洛里斯的丈夫名叫班顿·埃姆斯，他死后她才嫁给了罗厄尔·多拉德，并因此成为我家的亲戚，因为罗厄尔是我母亲的同父异母胞弟。也正因罗厄

尔属多拉德家族，同时又身为州参议员，所以希尔斯顿人不愿相信克洛里斯是在自己家（位于卡塔芭大街，正如富尔彻警长提醒我说，那是本镇最太平安全的街道）被击昏并被用她自己的枕头窒息致死。

我在卡塔芭大街长大，上一周一被派去勘查克洛里斯·多拉德被杀现场，但在此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驱车走在这条绿树成荫的弯曲道路上了。派我前去勘查现场的长官要比富尔彻队长级别更高，因多拉德家族内部格外团结。

因为我父亲曾在周末与克洛里斯的前夫共同弹奏过乐曲。

因为我曾很不情愿地在克洛里斯的第二次婚礼上做过领宾员。我不喜欢罗厄尔·多拉德，他不厌其烦地把人生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是他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灌输到我的生活里。

因为母亲的表兄是本州司法部长，我才被派去调查此案，他没和富尔彻队长商量就直接拿掉了我手头的其他案子，以便我全身心地调查杀害克洛里斯的凶手，然后等他从高尔夫度假胜地回来时向他汇报调查情况。

因为我母亲的长兄（基普舅父）是美国政府议员，母亲的祖父及曾祖父都曾任过总督。

我无须担心回去太晚吃不上午饭，在希尔斯顿这地方，门第比金钱更有用，尽管在我们家族不总是这样，但通常二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富尔彻警长不喜欢我，但又不敢明示。他猜测我早晚会依仗母亲这些显赫的亲戚为自己谋得一份法官或议员的职位，虽说妒火中烧，对我恨之入骨，可又觉得最好不让我察觉到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每当我把多拉德夫人称做克洛里斯时，富尔彻的下巴便开始微微发红并拧成一团。

实际上，我自打过了孩童时代就开始叫她克洛里斯了，但我很少

见到她。她只是在高尔夫球场或希尔斯顿俱乐部舞池里从我身边走过的硕大、健美的身影而已。上个周一，我站在那间仿殖民地建筑风格的宽大卧室里，从黄色地毯上，顺着已干的斑斑血迹和散落在地上的一串珍珠，来到她的特大号床前。克洛里斯的尸体已在那张铺着印有雏菊床单的床上躺了一个晚上了，衣服在肩膀处被扯开，一只鞋子莫名其妙地挂在脚上，枕头已被从脸上拿开，我们的验尸员理查德·科恩很快就推测出以下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人打碎了她的颅骨，并用力挤压她的脸致使鼻梁折断。我站在那里，俯视着她的尸体，记起我儿时听过她说话的声音——声音那么宽厚、温暖而深沉，她说出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在笑。

我记得六岁那年夏天的一个瞬间，克洛里斯和我母亲都穿着泳衣站在埃姆斯湖边别墅的船坞上，看着罗厄尔舅父向湖心游去，他是去把班顿·埃姆斯刚刚弄翻的小船竖起来。克洛里斯正往上拽拉自己的泳衣肩带并对我母亲说：“亲爱的，你简直疯了，别羡慕我！你真是吉星高照，长得这么娇小，没有这些讨厌的累赘，走哪儿都摆脱不掉。”她把手插进泳衣，把胸往上推了推。我记得，当时我忽然对那丰硕的肉块颇感好奇，它与母亲纤瘦的身体很不一样，我还记得当意识到她们是在谈论乳房时，我脸上泛起了羞涩的红晕。

当我打电话告诉母亲关于克洛里斯的死讯时，她抽泣起来。“哦，我的上帝呀，罗厄尔在哪儿？他在那里吗？哦，可怜的克洛里斯。我要过去看看，可怜的罗厄尔，可怜的罗厄尔，他还得参加候选人选举会呢！”

母亲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一样，都已经经过多年的培养和熏陶而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多拉德人，她知道候选人选举会事关本家族的事业。

现在我站在苏珊的别墅门廊外，赤裸的双腿上鸡皮迭起、汗毛直立。

一阵冰冷的疾风袭来，我浑身肌肉一紧，身体缩成一团。松山湖水掀起波浪，仿佛要拍打天际涌动的云团；飞扬跋扈的云团在空中遮蔽了天日，看上去真是要下雪了。当我仰起脖子，要喝完杯中的威士忌时，我注意到，就在附近不远处，在靠近陡然上升的松山之巅，一缕不同色调的灰色轻烟正袅袅升腾。开始我以为是着火了，定眼细看原来是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而后我似乎记起，在茂密的常青林深处，坐落着属于卡惠纺织厂总裁老布里格斯·卡德米恩的度假庄园。

希尔斯顿是座宁静的大学城，然而却是卡德米恩纺织厂里嘈杂的噼啪声换来了这片宁静。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卡德米恩一直拥有这家纺织厂，他是这里一切活动的轴心。他现年八十，很少出没于社交圈，原来的生活乐趣基本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大把大把地赚钱，二是频频迎娶新人。位于市中心的那栋丑陋家宅曾目送其两任前妻挽着各自律师的手臂远走高飞；另两任则被装进昂贵的棺材辞别人世，现在的他只身索居。我听说其儿女——有一些自己也年事已高，都纷纷离他而去——有几个已不在人世。为什么避暑别墅一月份时还有人入住呢？当然，都到了这把年纪，他不会也是因秘密幽会而被迫来此吧？这个庄园还属于他么？我记不清苏珊是否说过他把它卖掉了。今天午饭时，苏珊说到一些与此有关的事情，但我喝酒了，我喝起酒来就容易忘事，首先就把多拉德家族亲戚们看到我重染喝酒的恶习时会感到惊恐万分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有些人戒不了酒，”罗厄尔经常这么告诫我，“看样子你就是其中之一啦。”罗厄尔对我的未来藏有恻隐之心，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张扬这桩家丑。对他来说，我手中酒杯里冰块敲打杯壁的声音就像藏在橱柜里那无法示人的骷髅，它咔嚓咔嚓地挣脱了束缚，并转动着门把手，要出来将这不可告人的丑事公之于众。我把杯里剩下的威士忌泼到湖里，然后走进屋里穿衣服。

两点三十分时，我正稳步走在市政大楼宽宽的石阶上，突然那位人称“复活修女”的老太太拦住了我，这个瘦小的黑人老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试图拯救整个希尔斯顿，并总在我喝酒时打断我，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种时候我最有可能认同她所说的话。现在，她在我面前摇摆着被她视之为十字架的东西，说道：“上帝就要结束这一切乱摊子！现在，他没时间再广施怜悯了！赞美上帝！”

我说：“上帝为什么会没有时间？他既然有时间制造这堆乱摊子。”

她没有作答，或者是不屑于分享我的观点，大步走进市政大楼，槛楼的衣衫随风舞动，嘴里坚持说着我们都会欣然迎接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我跟在她身后，并把五美元塞进她毛线衫的衣兜里。

五楼大厅里，希尔斯顿的另一名重案侦探卡迪·曼格姆正站在那里摆弄着别在咖啡机上方墙上的东西，那是他在大学篮球赌分中赢得的分数。富尔彻警长没法解雇我，因为我有家庭背景；他也没法解雇卡迪·曼格姆，因为曼格姆在谨慎地为他管理着这个部门，但心底里他却想把我们俩都轰走。

卡迪的脚边蹲坐着那只脏兮兮、未剪过毛的白色卷毛狮子狗，这只狗和他几乎形影不离，富尔彻一再禁止也没用。狗名叫米切尔夫人，或马莎，卡迪是用尼克松的知己约翰·米切尔之妻的名字给它起了此名。小狗脑门儿上飘着轻盈的刘海儿，长着尖尖的鼻子，和那位夫人颇有几分相像呢。卡迪说，从越南回到希尔斯顿那天，他看到心爱的狗狗米切尔夫人被人遗弃在机场大道上，当时他感到，政府对他所做的一切就像政府对米切尔夫人所做的一切一样，而他们俩只不过想帮上点儿忙而已。

当我走到大厅时，卡迪扬起眉毛问：“午休过得怎么样？”边说边用手在自己裤裆上搓拍了几下。